

區諾軒連日作供 揭戴耀廷謀奪權

近日「探監師」再活躍 醞釀「新監獄風雲」



非法「初選」案

47人涉嫌策劃及組織參加2020年7月的所謂「35+初選」，被控干犯香港國安法申謀顛覆國家政權罪，其中16名被告不認罪，案件近日在西九龍法院審理。上周審訊期間，控方傳召作為「從犯證人」的認罪被告區諾軒出庭作供，區供稱在2020年的一個飯局上，戴耀廷首次提出有關「初選」的構想，他與戴之後開始到不同攞炒政黨展開游說工作。

另外，連日來法庭外出現了排隊黨，疑將籌號交予「旁聽師」入庭；而一群亂港分子亦化身「探監師」企圖製造新一輪監獄風雲，情況令人關注！

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

區諾軒稱，「一切由一個飯局開始」。2020年1月底，他與李永達、李卓人、黃浩銘和戴耀廷共同出席一個飯局，其間戴首次提出有關「初選」的構想，並揚言若取得過半議席，將會是「大殺傷力的憲制武器」，屆時民主派將對政府有更大的議價能力，並可利用基本法賦予的權力行使否決權。

李永達李卓人有份促成「初選」圖謀

席間，李永達提議區諾軒擔任計劃的籌劃者，區同意擔任。他們又決定先聯絡不同政治團體及有意參選立法會的民主派中人，收集意見。而在會見有意參選立法會的民主派人士後，他們發現不同政黨或人士就「初選」形式等意見頗多，因此他們企圖透過所謂的協調會議，務求「攞炒」陰謀得逞。

區諾軒交代，民主派先後在九龍東、港島、新界東等選區舉辦所謂的協調會議。2020年3月2日在順安邨的第一次會議上，每一個最終參與「初選」的民主派都有親身參與，或派代表出席，部分民主派區議會主席亦有列席。不過該次會議上，黃之鋒鼓吹「靈靈制」，即由被取消資格者欽點替補人選；譚得志則主張「排名制」，即按得票率排名決定替補人選。

至於2020年3月26日在灣仔富德樓「獨立媒體」辦公室舉行的港島區第一次協調會議，與會者包括已潛逃

的許智峯、羅冠聰、被告趙家賢、鄭達鴻、徐子見、彭卓棋、梁晃維、戴耀廷、時任南區區議員司馬文及民主黨主席羅健熙等。會後，戴耀廷在當日發出了一個名為「35+立會過半計劃——民主派港島協調機制（初稿）」的文件予全部與會者，總結協調會議。文件第二項加入了「會積極運用立法會的權力，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，迫使行政長官回應五大訴求」。

戴揚言拖垮預算案 逼政府就範

區諾軒供稱，戴耀廷在會上始終推銷「積極運用基本法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」的條款，並「試圖迎合不同的意見」說服眾人。而當「大局已定」，戴便建議找「同路人」媒體合作。其後，在《蘋果日報》、「D100」、「立場新聞」及「城寨」等四間媒體協助下，共舉行了6場選舉論壇，由《蘋果日報》提供論壇場地，並製作節目錄影播出。

控方在庭上先後播放九龍東及港島區「初選」論壇片段。播畢港島區論壇後，控方未有向區諾軒作新提問，法官宣布休庭。案件今日續審。

在案件審理期間，傳媒發現有部分亂港分子混入排隊黨，並將籌號疑交予「旁聽師」企圖入庭搞事。另隨着懲教署恢復額外親友探訪安排，有一群亂港分子則化身「探監師」，在監獄中播「獨」斂財，騙取政治光環，企圖進行新一輪政治對抗。

►區諾軒供稱，二〇二〇年一月底，他與「雙李」和戴耀廷等出席飯局，其間戴首次提出「初選」構想。



「探監師」唆擺在囚者投訴 密謀新一輪對抗

濫用權利

懲教署額外親友探訪安排於1月16日起恢復正常，定罪在囚人士可享有每月兩次的額外親友探訪安排。然而，據消息人士透露，相關安排恢復後，一眾黑暴餘孽竟化身為「探監師」，慫恿更生人士寫信投訴懲教署職員，妄圖挑戰懲教署的監管，甚至靠此斂財。有法律界人士表示，這些「探監師」妄圖賺取政治

光環，進行新一輪政治對抗的動機十分明顯，呼籲當局完善投訴機制，避免被別有用心的人濫用。

香江聚賢法律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、律師陳子遷表示，香港監獄素以人性化管理聞名全球，過去很少聽到有更生人士投訴懲教署，但在修例風波後，投訴卻有所增加。

有人在「探監師」的蠱惑下，以

「監獄沒有冷氣」等荒謬藉口投訴，實屬政治炒作，事件反映出部分亂港分子依然賊心不死，妄圖藉此賺取政治光環，謀劃新一輪政治對抗。他呼籲有關部門檢討相關機制，如設立獨立的委員會收集投訴，若投訴情況屬實再交由太平紳士跟進，避免別有用心的人濫用權利，必須維護法治公平正義。

大公報記者龔學鳴

犯國安法須除牌 社工註冊局無跟進

漠視規例

社工本是協助弱勢社群、讓社會和諧共融的專業人士，惟近年有「黃社工」以政治凌駕專業，更多次煽暴及煽動仇恨，有違社工的專業守則。非法「初選」案中，最少有六名社工參與，涉嫌干犯國安法，包括鍾錦麟、李予信、何啟明、李嘉達、施德來和呂智恆；而所謂的「探監師」當中亦有違法曾被判刑的黃絲社工，有人更以「獨立社工」自居。

香港特區政府去年修訂

《社工註冊條例》附表，被裁定干犯任何國安罪行的人，不能擔任或不能繼續擔任註冊社工，除非得到所有社工註冊局委員同意。不過，社工註冊局就註冊社工呈報檢控與罪行的單張顯示，註冊局不會主動跟進及取消違法社工的資格，主要是靠當事人呈報。

註冊社工、立法會議員陳勇質疑，靠違例者主動呈報的做法不可靠，社工註冊局應積極跟進違法社工情況，避免有漏網之魚藉社工名義胡作非為，影響社工的專業形象。

大公報記者鄭文迪

親友探監安排 於上月恢復

話你知

懲教署於上月16日公布，由當日起恢復還押及定罪在囚者可接受額外親友探訪安排，該安排因新冠疫情暫停逾一年。

據懲教署規定，還押者可接受親友探訪每天一次，限時15分鐘，每次不得超過兩人（包括嬰兒及孩童）；定罪在囚者可每月兩次接受親友探訪，限時30分鐘，每次不得超過三人（包括嬰兒及孩童）。

所有在囚者在收押入院時須申報探訪者姓名及其關係，其後可在探訪名單上增刪探訪者，惟必須獲院所管方批准。

另外，懲教署繼續要求訪客必須在探訪當日作新冠病毒快速測試，取得陰性結果後，抵達院所經「健康申報表」申報。

大公報記者苑向芹

青年代表倡加入地區委員 用人唯才 區議會成員更多元化 利社區發展



區議會改革

現屆區議會任期將於今年年底完結。特區政府日前宣布，已展開地方行政檢討，確保未來安排符合基本法及「愛國者治港」原則，提升基層治理效能。

多名立法會議員表示，若區議會的組成更為多元，將有效貫徹落實基本法中對區議會的定義，並兼顧社區及整個地區的發展。有青年代表倡議地區委員擔任區議會成員，從而更好發揮「用人唯才、培育治理人才」的重要作用。

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

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，未來區議會的角色和職責，以及權力的行使，都必須回到基本法第97條中規定「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，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，或負責提供文化、康樂、環境衛生等服務」的定位。她認為，如果區議會採用委任制，將為政府地區事務及施政提供大量有質素、有見地的建議；能讓區議會重新廣納四方人才，構成更多元化的議會，同時有助強化基層治理，着力提高治理水準，更好地為地區事務發展提供諮詢服務，助力香港早日實現良政善治。

設機制確保雙向溝通

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，今屆區議會經歷了兩個階段，一開始區議會被「攞炒派」騎劫，他們使區議會變成了一個攞亂社會的平台。國安法實施後，「攞炒派」先後離開區議會，在任區議員繼續勤懇服務為市民服務，卻又不得不面對人手及資源均不充足的情況。他說，區議會是連接政府和市民或不同社區間的重要紐帶，希望將來



的區議會能夠充分反映社區意見，同時鞭策政府工作。

九龍西立法會議員梁文廣表示，有大量「攞炒派」人士在黑暴期間騎劫區議會，令區議會在過去幾年逐漸政治化，失去了其原本的定位，如今需要撥亂反正，恢復職能。他認為，區議會的組成可以更為多元，既有居民通過投票選出的心儀議員；也可透過委任，邀請願意服務基層社區的有志之士加入，令區議會更具廣泛代表性，同時兼顧社區及整個地區的發展。他同時指出，區議會是立法會議員及政府了解基層市民意見的重要平台，希望政府可以設立機制確保雙向溝通。

香港再出發共同發起人、香港菁英會副主席高松傑表示，他曾向政府提出以分區委員會取代區議會的建議，並曾倡議地區委員加入選委會。相信如果地區委員擔任區議會成員，可以提升區議會選舉制度的代表廣泛性、民主體現和社會各界的均衡參與。他期待區議會條例盡快完成修訂，從而更好地準確貫徹基本法第97條的立法原意，更好規劃新時代區議會的角色和作用，以及更好發揮「用人唯才、培育治理人才」的重要作用。



▲有多個青年團體在2020年發表調查報告，表示九成受訪者認為區議會需要改革。資料圖片

▲區議會曾被「攞炒派」騎劫，官員和官方代表經常在會議上被藉機辱罵。資料圖片

「攞炒派」騎劫 公帑「益自己友」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龔學鳴報道：2019年修例風波後，「攞炒派」操控的區議會淪為「黑暴」反中亂港的基地，同時也不斷爆出「攞炒派」用公帑「益自己友」的醜聞。

2020年8月，被「攞炒派」把持的沙田區議會，在撥款準則中僭建「與政黨及政治團體有聯繫」的條款，更涉嫌將600多萬元的公帑全部批給「自己友」，當中由民主黨、沙田區議會主席張迎擔任董事的「沙田文藝協會有限公司」，獲批撥款多達238萬元。而由「耀安邨業主立案法團」申請的一天遊和籃球比賽，則被視為「與政治組織有關」而不獲批准。

與此類似的是「港獨」團體「港語學」，

以所謂的抗疫用途，在灣仔和深水埗兩區申請共逾百萬港元的款項。灣仔區議會最終在社會壓力下被迫否決有關項目。而在深水埗區議會「健康及安全社區工作小組」公布的7月份會議紀錄中表示，小組通過了「港語學」申請的50萬元防疫撥款。

2020年3月，屯門區議會「社區危機工作小組」以防疫為名，要求動用130萬元公帑購買暴徒常用的「豬嘴」（防毒面罩）。有市民當日於會前到場反對，但「攞炒派」區議員無視民意及專家建議，執意要求買「豬嘴」。「豬嘴」在修例風波中是黑衣暴徒的標準配備，「豬嘴」於當時價格約300港元一個，是外科口罩的60倍，即130萬元僅能購買約4000個。